



我的軍旅生活…離島奇遇

天民泌尿科診所 蔡岳峰 醫師



(猛虎嶼島上的中山室)

最近，電視上不斷播放著關於國軍的新聞，不禁也讓我想起自己的軍旅生活，短短一年半的部隊生活，很特別、也有很多回憶。而跟很多當完兵的男生一樣，總會有些言過其實的幻想，也老是喜歡吹噓自己在軍中的“豐功偉業”！我…當然也不例外！！

真的很高興也很欣慰，順利的完成我的軍旅生涯，這意味著我不再對這國家有所虧欠，也意味著我

通過了人生數以萬計的重要考驗之一，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事……“平安退伍”，重點不是退伍，是“平安”。

2005年11月18日的下午兩點半，我們乘坐的軍機C130從金門出發，在松山機場完美落地！而直到飛機穩穩的在跑道上停止，我才感覺，軍旅生活真的結束了！老母雞（C130運輸機的俗稱）的屁股緩緩的打開，映入眼簾的就是聳入藍天的

台北101大樓！這麼文明的建築跟才幾個小時前很不文明的孤島形成很強烈的對比……

我們同期的六個醫官，同一時間一起到金門，此刻也一起平安回到台灣，背著沉重的黃埔大背包走下了飛機，深深的呼吸了幾口多了點自由的台北空氣，我們相互擁抱，握手道別，相約下一次的見面，這是男人的友情，不拖泥帶水，卻是情義十足。

還記得退伍的前一晚，弟兄們要我們說些退伍感言，但當時，我連一句話都擠不出來，因為在這一年半載有太多奇遇，太多我從沒想過的生活，我真的無法三言兩語表達心中的感受……

回想2004年的8月，在台北士林衛勤學校受完專業訓練後，接著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“關卡”，就是抽籤準備下部隊，當時，沒有特別去拜拜，也沒有特別禱告，傻傻的站上了抽籤台，念完“手中無籤，在此抽籤”隨後伸手入籤桶隨便一抽！就這麼幸運，抽中了“金馬獎”（外島籤），我還深深的記得，當時台下響起了“不懷好意”的“熱烈掌聲加歡呼”（這還真是這輩子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幫我鼓掌），我的心涼了一截，有些失神的走下台，撕下自己抽中的籤，上面寫著

「金門聯勤地支部衛生連」，跟我抽中同樣籤的還有其他五位醫官。

我們六個人連當面跟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，隔天一早，就被要求打包行李，準備前往金門，背上又



(小金門黃厝醫務所，由廢棄的學校改建，環境相當不錯)

大又重的黃埔大背包，搭上遊覽車由衛勤學校直奔高雄，抵達高雄港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，我們登上了“金門快輪”，這是一艘往來台灣和金門的大船，濃濃的柴油味，和著鹹鹹海風飄進了船艙內，很令人作嘔。

船一直等到晚上六點才離港，沒有人送別，連一個說再見對象都沒有，我們一起到甲板上，等著跟台灣道別，船慢慢的往大海前進，開始顯露出它的“本性”，搖搖晃晃像是喝了點小酒一樣微醺的感覺，漸漸的，船艙內的電視失去了訊號，一片模糊，我們失去電視了！漸漸的，手機的訊號也慢慢消失！我們失去聯絡了！最後，連來



自高雄港的微弱燈光也看不到了，我們失去台灣了！！當時我是真的這麼想，因為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可以再回到台灣！

抵達金門的第二天我和另一名醫官被指派到小金門的“黃厝醫務所”，這個醫務所是由廢棄的學校改建，校舍就是我們的寢室，而原來的球場是我們體能訓練的地方，這是一個看得到海，聞的到高粱香，有海風有陽光的好所在，每天下午士官長會帶著所有人出去跑步，沿著田野，順著小徑，這是一天當中最美麗的時光！

黃厝是小金門軍方單位唯一的醫務所，所以我們看診量還算不少，每天晚上，小金門各部隊都會有很多弟兄前來求診，不過這裡有三四位醫官，輪流看診，所以不算太累！在小金門黃厝醫務所的三個月是一段很快樂的日子，因為交了很多好朋友，好的長官。

在最冷的12月，我支援了第一個離島——“猛虎嶼”，這個小島離小金門大概40分鐘的船程，島上沒有老百姓，官士兵加起來一共十六位外加兩隻軍犬，從此，開始體驗不文明不方便的離島生活，猛虎嶼的面積雖然只有0.025平方公里，但高度約有50多公尺，由港口到軍舍要先爬上有128階不符合人

體工學的樓梯才能到達(樓梯高度差很大)，島上所有的物資都是人力背上來，不管是喝的礦泉水，發電機要用的柴油，吃的米、菜、民生用品、軍品…都是如此。

在猛虎嶼島上，運補是一件很嚴肅而且重要的事，天候和過大的風浪都會影響到運補，因為港口的位置和結構的關係，所以還要配合漲退潮，才能成功運補(有很多次海象不佳運補船無法順利靠岸)，每一次都要搶時間，都很急迫，也都要很謹慎(聽學長說幾年前曾有過補給過程中船長落海身亡的憾事發生)，因



(猛虎嶼的至高點)



(猛虎嶼島的簡易港口，海象時常很惡劣)

為人少，所以運補船一到港，所有人都要放下手邊的工作下到港口幫忙運補，不論你是官、士還是兵通通一樣，每個人都得背著重重的物資，來回128階的樓梯好幾次，運補的物資裡，以礦泉水最多，我最常背著兩箱各12瓶1500ML的礦泉水(將近36公斤)，悶著頭一步一步沿著階梯往上走，對我們來說，這是強度很夠的常規重量訓練！我很喜歡運補的時刻，雖然很累，但“同島一心”的感覺很好！

除了飲用水外，其餘的生活用水都是由“海水淡化機”淡化而來，水量不多，而且水質很差，只能做為一般的清潔使用(非飲用)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洗澡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，首先，要到庫房拿出洗澡專用的“帶有水龍頭的塑膠水桶”，先裝半滿淡化後的冷水，再提到鍋爐旁裝滿熱水，最後一個步驟是把這水桶提到淋浴間去，使盡全身的力量把這一大桶水搬上淋浴間的隔牆上，接著，打開小水龍頭開始洗澡，水龍頭的出水很小，我常常一邊洗澡一邊發抖…(島上有很多弟兄在冬天都好幾天才洗一次澡)

在溫度只有6度的寒冬，難熬的還有“手洗衣服”這件事，除了雙手在冰凍的水中不斷搓揉直到失去知覺的痛苦之外，心裡還會有

的疑慮：「用這些淡化後的海水洗衣服，到底是洗完比較乾淨還是不洗比較乾淨？」



(猛虎嶼島的簡易港口，精神標語：軍令如山，軍紀似鐵)

島上的人員不多，但“編制外”的老鼠非常非常的多(保守估計有上百)，老鼠的問題其實無解，一隻一隻抓是抓不完的，使用老鼠藥聽起來似乎是不錯的選擇，但因島上地下通道四通八達，又複雜又陰暗，空氣也很糟，再加上多處崩塌，所以只有清點彈藥時會進到裡面，我們擔心這些老鼠吃完老鼠藥死在暗無天日的地道裡，那將會成為另一場災難！

島上醫官的寢室跟其他官兵不在一起，它是由人力硬是在山壁上鑿出來的一個空間，牆壁、地板和天花板都是不規則的平面，房間裡沒有對外的窗，簡單擺了一張桌子，軍用上下舖的鋁床，和一只鐵



櫃。

還記得上島的第一天，我擔心島上沒什麼東西可吃，從小金門帶了很多泡麵、零食，到了晚上，把零食都丟在書桌上就關燈睡覺，不過，才熄燈十分鐘，我隱約聽到上層的床鋪發出奇怪的聲音，窸窣窸窣的，音量不大，奇怪，整個醫官寢室只有我一人怎會有這怪聲音，我下床打開電燈，朝上鋪看去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納悶的關了燈躺回床上，不一會聲音又出現，就這樣反覆了好多次，卻什麼都沒發現，最後，我躡手躡腳的下床，拿起書桌上的手電筒猛然往上鋪一照，突然發現四顆彈珠般大發亮的大眼睛，再往旁邊一照，天啊！是兩隻大老鼠！我們對望了兩秒鐘，牠們砰砰砰一溜煙的消失了！天啊！這裡有老鼠！

我冷靜的想了一下，此刻似乎也沒什麼可以做的！躺回床上，緊抓著棉被…整個晚上，牠們就在我的上鋪跑來跑去，在鋁床的支撐架上磨牙…我不記得當晚最後是怎麼睡著的，但我印象還很深刻，一早起床發現我桌上的所有零食都被全部咬開，灑落一地，而上鋪的床板上都是老鼠的排泄物！天啊！這是震撼教育嗎？才第一天就這麼精彩！

一連好多天都是如此，這個問題

讓我有些精神耗弱，每天都無法睡覺(因為要起來趕老鼠)，不過後來突發奇想，開著燈睡覺，老鼠也就比較少來打擾了！

很慶幸我在這個島只待了一個月，離開的時候我的手臂變的更粗壯了，我的背肌也更加的結實了，離開的時候我對生活條件的要求變的很低很低很低很低了……

(低到只要這個動物不會咬我，我都



(馬山往后嶼拍攝，正前方的小島就是后嶼，和馬山的距離不遠)

可以跟牠一起睡覺)

第二個支援的島叫“后嶼”，這座島更小了，整個島上只有14個人，不過它卻文明許多，學長都說它是“五星級”的島(請不要跟五星級大飯店做任何的聯想，因為這裡連一顆梅花都談不上)，會這麼說是因為它就位在大金門馬山觀測所外約600公尺的地方，所以水和電都是由金門直接接過來，有水有電，生活就好過很多，五星級的離島，實至名歸！

跟其他八個離島不同的是這裡有很特別的“運補文化”，金門的其他離島都是由民船運補，我們這很特別，因為馬山到后嶼只有幾百公尺遠，所以在馬山和后嶼之間跨海繫了一條很粗的大麻繩，這條大麻繩穿過運補小船上的鐵環，船可以在海上自由移動，但是船沒有動力所以需要七、八名壯漢像拔河比賽一樣站成一排，一起拉動那條大麻繩，利用反作用力的原理讓船前進，這是一件很吃力卻是很浪漫的事，很吃力是若碰上漲潮水流的力量很大，真的需要賣力演出(不過通常我只負責押船，偶而在旁邊負責搞笑)，很浪漫是因為我們喜歡挑夕陽黃昏時運補，趁機可以在沙灘上踩水踏浪，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...

不過小島終究是小島，所有的資訊都不發達，沒有報紙，只有三台電視，週末就只能看看VCD和練練體能！在后嶼這島上我待了將近一年，對這裡有很多的情感也有很多的回憶，在最冷的寒冬我和所有弟兄一起窩在醫官室裡聊天話家常，在沒有雲的夜晚我們在可以看得到大陸的碉堡內賞月聽浪，在運補船擱淺的時候我們一起在沙灘上使盡全力把船推回水面上，我們有太多美麗而辛苦的回憶...

這段軍中的生活我並沒有太多



(后嶼的運補，拉動船上的大麻繩讓船前進)

的排斥，在我入伍前，我期許自己這一年半的日子可以把頭腦盡量放空，好好鍛練自己的身體，如我所願，這一年半內沒碰任何一本醫學相關書籍(閒書倒是看了一些)，但自主做了不少的體能訓練，在島上的體能測驗，除了志願役的指揮官外，我都是第一名。也因為兩岸的情勢不比當年，雖然身處前線中的前線，但沒有立即戰火的壓力，也沒有來自對岸的水鬼威脅，所以，可以在“穩定中”生活！我唯一的工作就是照顧好島上所有弟兄的健康，這聽起來像是件很神聖的工作，不過這島上14個年輕小伙子也實在沒什麼好讓人擔心的，所以，我不像個醫生、也不像個軍人，像是一個穿著軍服來這孤島生活的老百姓。

很多人說，當過兵的男生才算是“正港的男子漢”，雖然，我也經



歷了一年半的部隊生活，但今非昔比，“男子漢”就別提了，不過一年半的離島生活，卻留下很多深刻的記憶。

現在，大部分的時間都穿著白

袍，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穿著迷彩軍裝的歲月！離島醫官~~是我一輩子的回憶！



▲兒童節前4月1日上午本會理事長蘇榮茂率理監事前往榮總探視關懷病童慈善活動。



▲關懷病童致送禮物。